

隨園隨筆

曾  
25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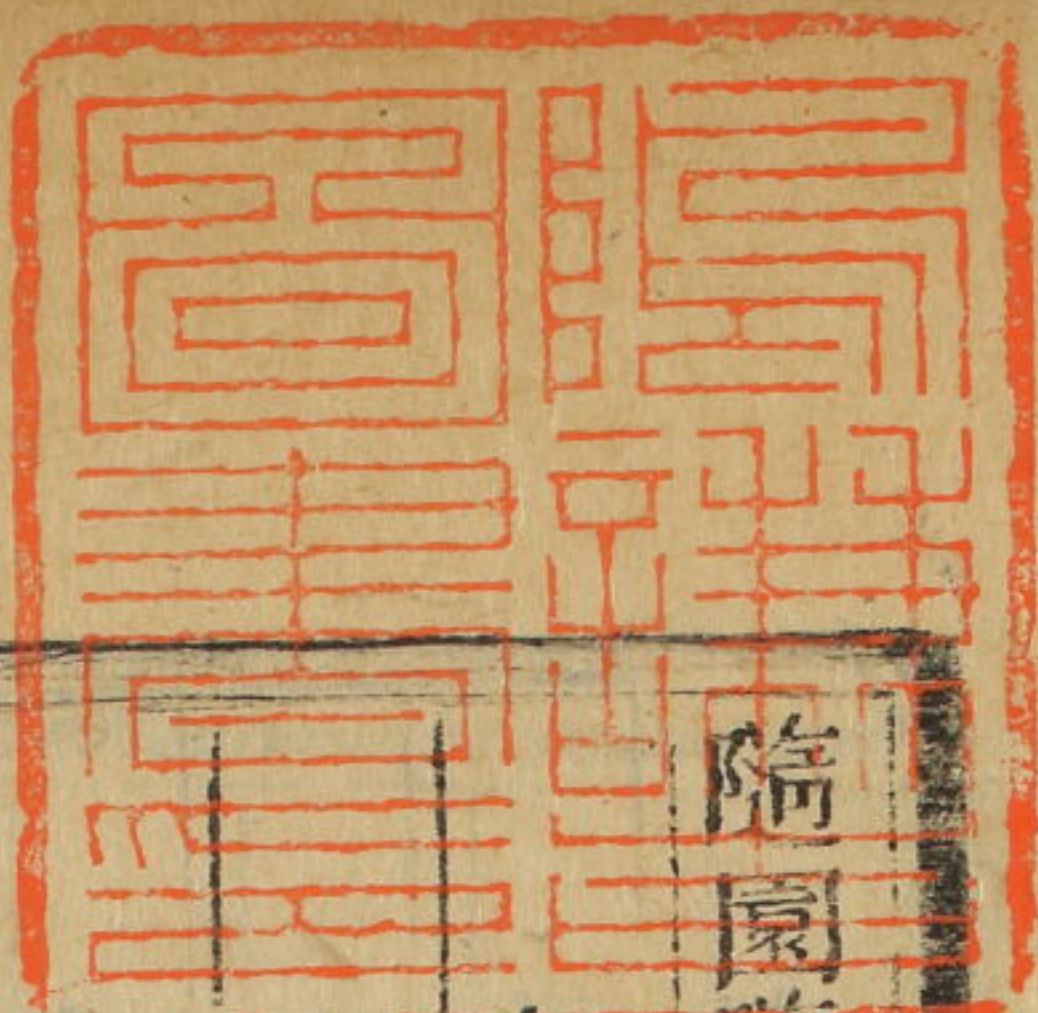
四

15  
25  
4





門 5  
號 25  
卷 4



隨園隨筆卷七目錄

考据最難

今書缺略

古事相類

古事相反者

古事今同

今事古始

小學之訛

四月稱清和之訛

立春出土牛之訛

忌月之訛

教官稱苜蓿之訛

教官稱廣文之訛

玉堂稱翰林之訛

鶯遷之訛

周易之訛

健訟之訛



宰相稱閣老之訛

道士之訛

忌偶年入學之訛

生日稱誕日之訛

太牢少牢之訛

常娥奔月之訛

忌日之訛

隸書稱八分之訛

女加笄稱上頭之訛

萱草稱母之訛

今人承重之訛

今人喪位之訛

語錄之訛

泮水稱學宮之訛

雅量之訛

青樓稱妓女之訛

道撫稱軍之訛

快空卷為空拳

誤形名為刑名

八座之訛

太史稱翰林之訛

鄒侯之訛

考亭之訛

老泉之訛

內人悞稱

花旦悞稱

色叫悞稱

摺紳訛縉紳

伏獵侍郎似悞而不悞

再醮之訛

門子之訛

加級之訛

保辜之訛

樂府之訛

櫺星門之訛

舉人進士之訛



秀才之訛

科目科甲之訛

行李之訛

桑梓之訛

結髮之訛

司宮之訛

省試之訛

試帖之訛

露布之訛

擬題之訛

銀數稱錢之訛

九錫之訛

龍忌之訛

陶詩題甲子之訛

造洛陽橋明為蔡端

李白輕杜甫之訛

代宗之訛

久狀元之訛

納采之訛

曳白之訛

國子監之訛

司業之訛

疲瘵之訛

今人編年之訛

無繼室而稱元禮之

君苗姓應之訛

韓文公稱昌黎

量移之訛

滿床笏之訛

毆公為小姨夫之訛

以度支稱戶部之訛

謝仙火之訛

露筋詞之訛

烹小鮮之訛

布帆無恙之訛

漢文短喪之訛



魯無纂弒之訛

牙郎之訛

贈策之訛

內閣中書之訛

下屬稱卑職之訛

余忠宣公之訛

韓文公服之訛

秦良玉拔刀之訛

鄧通譖賈生之訛

昌黎輕崔羣之訛

梁山泊之訛

學宮三祀文昌魁星之訛

張騫乘槎之訛

郢曲之訛

竹箭之訛

奚斯作魯頌之訛

流離之訛瑣尾之訛

盤庚改國號之訛

累德之訛

未下鹽鼓之訛

除服稱起復之訛

雁塔題名新進士之訛

蘇小妹之訛

媵非妾

振濟非賑濟

提封非提封

勾欄苑非教坊

笏非手板

紫荷非荷包

廁非溷

世婦非妃

一金非一兩

一疋非一端

南向非尊

免非服

冠甌非鳥



牛衣非牛

羊車非羊

楚歌非楚

阿堵非錢

寧馨非佳  
軒渠非笑

龍陽君鄭櫻桃

俱非

隨非走色

薛非絕  
蕩非蕩  
官之導

莫愁非女

侍御非官

王嬙非名

伊尹非名

孫臏衛輒非名

丁外人非名

笙歌非樂

廣額非美談

書院非善政

身號愚魯拙鈍之非

古調官非今調官

特進非官

判官非通判

唐詩造同非同遊

巖郎非尙書郎

落職非革職

阿奴非周伯仁小字

以贖作官非捐納

百姓非黎民

呂翁非呂洞賓

司命非竈神

后妃非太姒

黃姑非牛郎

稗譚草創非適野

晉文公獻狀

非狀  
功狀

哀詞非可用之于平輩

家譜非信書

旁坐者非客

答拜非交拜

東坡刑賞忠厚之至論  
非想當然







然爲范蠡所著書名不知漢書古今人表列計然第四等皇覽載然爲濮上人姓辛字文子其志沈沈不肯自顯故稱曰計然焉總意林亦載之鄴道元水經注悞以中平二年都鄉止街碑爲衛彈碑不知周禮里宰註合耦於柶若今街彈之室於此合耦使相佐助也頗之推家訓以古樂府趙李日經過爲李夫人趙飛燕不知趙季李歛乃成帝時陽翟大俠也見漢書蓋諸葛等傳張文潛明道襍記以媵字爲世母之切音不知儀禮期喪章世母者伯母也非叔母也爾雅亦云伯爲世父安

得稱伯母爲媵耶王伯厚因學紀聞悞陸希聲爲陸質不知一侍順宗一相昭宗悞盤谷李愿爲西平王之子不知西平王之子愿非隱者爲校檢司空河中節度使見裴晉公所撰神道碑唐别有李愿隱居盤谷又悞嚴延年女羅紉爲昌邑王妻不知妻昌邑者乃執金吾嚴延年非御史嚴延年一字長孫一字次卿見百官公卿表李善註西京賦以屬玉之館爲玉飾不知屬玉水鳥名也漢栢梁災故名以水鳥名觀見西京漢記黃魯直詩月黑虎夔藩用少陵諫伐木詩序有虎知禁必昏



黑椀突夔人屋壁夔者夔州人也魯直以夔字當窺字  
解爲益公題跋所譏東坡南安軍學記有弟子揚觶而  
序點者三此用禮記孔子射於魯相語也將序點作虛  
字用竟忘點是人名爲容齋五筆所譏湘素襍記忘麥  
秋所出不知出月令孟夏之月靡草死麥秋至能改齋  
漫錄忘首如飛蓬見於王詩而乃以左思賦爲始忘樹  
桃李者夏得休息見說苑而乃以爲狄梁公事黃姑卽  
河鼓之訛而王道俊以爲牛宿趙凡夫說文長箋以懷  
素改極爲笈不知負笈二字見李邵傳以翻胃釋痞不

知煊煊一字見薛宣傳劉貞父不解椀梁之義高似孫  
彙畧以爲椀牛最勇敢刻之于梁也李裨輦下記曰椀  
梁者取兩雅椀牛抵蝕百炊之象仗內有椀稍庫刻椀  
牛形於其上宋八翁安朝堂行礼前導其夾大將軍者  
名衛司椀請宋王禹偁作月波樓詩自註不知月波出  
處按漢集時月步以金波韓文公詩微風臨空月舒  
波已用之矣錢注杜以潼關爲唐所立竟忘孔明出師  
表早有曹操殆死潼關之語語章怪太子註漢書以錢  
塘爲邑人華信所築以錢易土故名劉義慶世說以爲



晉人沈信所築竟志泰始皇木紀已有錢唐之稱謝朓  
贈王融詩陸危驥宗參指謝安也李周翰註以爲王導  
并云謝元同破苻丕則年代隔遠矣蓋鐵論文孝曰城  
文仲治魯丕盜而自矜子貢曰民將欺而況民盜乎子  
貢與文仲亦年代隔遠矣漢孫叔敖碑君有曾閔之行  
又曰繼伍季子文之統叔敖與曾閔伍舉相隔年代遠  
矣太史公史記悞以楚優孟爲在淳于髡後陶宏景與  
浩悞以鄭子真爲康成之和班固古今人表悞以范武  
子士會爲一人韓非子謂叔向婿畏弘舅犯諫晉平公

皆可笑也葛常之韻語陽秋悞以曹復吳爲曹霸爲方  
密之所談見通雅顧寧人悞以衛玠衛瑾爲兄弟爲閻  
百詩所談見潛邸札記楊升菴悞以王筠爲王融以南  
朝劉休妻賣身共事爲北齊事爲胡應麟所談見胡氏  
筆叢汪鈺翁爲人作墓誌云爵至太傅不知太傅非爵  
也官也爵者公侯伯子男也亦爲閻百詩所談高似孫  
緯畧引金樓子云劉子元爲水仙花賦不減洛神按劉  
子元卽劉知幾唐人也今樓子乃梁元帝所作年代隔  
遠矣考御覽引金樓子云劉休元爲水仙賦云云休元



者南平王各也劉宋時人水仙非花卽洛神也顧璣人  
駁漢書段熲爲叔段之後言古無以祖名爲姓者不知  
鄭樵通志載以祖名爲姓者乃有二百餘人唐類函陳  
遵與宣帝博博奕輒負進及卽位還遼大原太守曰可  
以償博進奕技漢書乃是陳遂字長子遵之祖非遵也

今書缺略

逸詩逸論語逸莊子世之好事者集有成書吳余於此  
外又偶集今書之缺如說文引爾雅禰謂禰今爾雅  
無之史記索隱引國策豫讓斬襄子衣出血襄子曰輪

而亡御覽引國策吳子問孫武曰敵人保山據險挑之  
不出奈何武曰分兵守要謹備不懈潛探其情密候其  
怠久無所得自然變改今國策無之杜預曰竹書七十  
五篇外有一篇曰師春全集卜筮語今師春篇乃紀諸  
國世次無卜筮語康成箋家土曰春秋傳魯宜社之肉  
今三傳皆無此語詩疏引汲冢周書云幽王欲殺太子  
宜曰使虎食之宜曰叱之虎帖耳服今周書無之御覽  
引博物志云李子敖身長七寸遊鵠喙中秦胡乞身長  
數丈一步渡河與齊魯戰折板傷齒今博物志無之襄



字記引春秋繁露曰三皇驅車出谷口通典亦引其語曰劍之在左蒼龍之象也冠之在首元武之象也今本無之顏師古註武帝紀引淮南子禹治水通轅轅山化為熊謂塗山氏曰欲餉聞鼓聲乃來禹跳石快中鼓塗山氏往見禹方作熊慚而去至嵩高山化為石禹呼還我子石破北方而生啟今淮南子無之南朝劉之遴得古本漢書有中篇無敘傳外戚傳在帝紀下不在西域傳後韓信贊曰淮陰毅毅仗劍周章今漢書無之文獻通考宋張齊賢議曰尚書盤庚有尚及王史記云陽甲

至小乙兄弟四人相承故不稱嗣子而曰及王明不繼兄之統也御覽引史記樂書曰漢祠太乙以昏時祠到明今民間夜游觀燈是其遺事今史記無此文容齋五筆載後漢書襄楷傳引宮崇所獻神書其太平經與帝王篇云開其玉戶施種於中比若春種于地也十二和應和而生其施不以時比若冬種于地也十二盡死固無生者今後漢書無此文左傳正義引白虎通云王者諸侯所以田獵者上以供宗廟下以集士衆也春謂之田何舉本名而言之也夏謂之苗何擇其懷任者也秋



謂之菟何索肥者也冬謂之狩何守地而取之也今白  
虎通無此數言白虎通又引禮運曰六經者所以扶成  
五性也今之禮運無之御覽引莊子云孔子病子貢出  
卜孔子曰汝待也吾坐席不敢先居處若齋食飲若祭  
吾卜之久矣今之莊子無之逸篇亦無之文選註引墨  
子曰二三子復于墨子曰告子勝仁墨子曰告子爲仁  
猶跂以爲長偃以爲廣不可久也今之墨子無之皇甫  
諡引孟子稱禹生石紐法言引孟子夫有意而不至者  
有矣未有不意而至者也梁武帝答臣下神滅論引孟

子人之所知不如人之所不知簡子良與孔中丞書引  
孟子君王毋好智毋好勇勇智之過禍患所生今孟子  
無之

### 古事相類

古事相類者周樸園作同書十卷桐城方氏作古事比  
二十卷似已盡矣予又常鹹集之如齊威王朝周趙肅  
侯亦朝周魯仲連不帝秦孔子順亦不入秦蘇武在外  
十九年尚有同行之常惠馬宏亦在外十九年後魏之  
千仞門在北燕至二十四年周澤彈妻犯齊禁晉劉毅



亦彈妻犯齊禁劉曄殺父妾嚴武亦殺父妾妻甥女者  
先有漢惠後有孫休而人但傳鄧阮修三十始婚顏延  
之亦三十始婚樊英拜妻頓慚亦拜妻殺其喬投人之  
書張翔亦投許靖之書梁鴻命葬近要離田豫亦命葬  
近西門豹唐明皇賜賀而童鈿湖楚文昭王亦賜戴履  
碧湘湖景陽桓表知水似表裴行儉行軍亦知水至朱  
邑戀桐鄉顏裴亦戀京兆晏子以一桃殺三士南朝張  
續亦以一杯酒殺吳規父子三人段秀實倒用司農印  
以拒朱泚李愬亦倒用都統印以殺郭宗輅曹丕不信

火浣布而蕭叔之譏皇子不識火浣布已見于列子左  
氏國佐拒晉人蕭同叔子之請而國策諒毅亦有平原  
君之母之對郭象竊向秀之註莊而何法善亦竊鄒紹  
之晉中興頌唐韋后有天子嫁女皇后娶婦之說而漢  
之張放先有此說避父名不舉進士者唐李賀而陳之  
王泰爲詹事已有此論客星犯帝座者嚴子陵而桓帝  
時與河南尹鄧萬對博太史亦有此奏請于書尾加一  
點以爲驗者一見于高歡之于侯景再見于隋文帝之  
于蜀王亮以榜蒲納交故爲拙行以輸財者一見于范



睡之于孔熙寂先再見于宇文述之于楊約再見于高  
斌廉之于裴寂再見于王叔文之于王伾王思政自以  
非宇文舊人乃誓擲鼻盧以刀橫膝文帝方止之竟一  
喝而成盧劉信見疑于徐溫亦欵于喝曰苟無二心當  
成渾花亦一投而六子皆亦漢宣時有楚王侍者馮嫪  
錦車持節行賞賜于西域諸夷敬信之梁陳時有洗夫  
人亦張錦繳行南粵中亦嫁馮氏王績善酒焦革善釀  
餉之亡何革死其妻袁氏善釀又餉之亡何袁亦死白  
樂天能詩鄧魴好之亡何魴死唐衢繼魴而好之亡何

唐亦死魏東阿王見邯鄲淳先傳粉裙襦誦俳優小說  
數千言繼乃正衣冠與論皇王大道隨長孫儉見梁使  
先列軍儀戎服作鮮卑語日晚乃紗帽裙襦引客宴于  
別齋快論今古以武將而攘儒生之功者韓信之于酈  
食其也李靖之于唐儉也以儒生而攘武將之功者栢  
耆之于萬洪也惟韓封侯而栢賜死微有不同傳昭儀  
爲元帝當熊魏吏部尚書王叡亦爲胡太后當虎宋主  
義隆之王曇卽漢文之宋昌也杜讓能之于李茂貞卽  
鼂錯之于七國也突厥拒武延秀之婚卽匈奴碎王莽



之印也李懷光之子李璀告其父反而已死之卽楚合  
尹子南之子棄疾也東漢樊噲以一筲餅得都尉孟佗  
亦以一斗酒得涼州郭子儀與李光弼不協及郭爲元  
帥而能釋怨韓世忠與王德不協及韓爲宣撫而能釋  
怨趙王倫必起兵于賈后廢太子之後梁元帝必入援  
于簡文被弑之餘晉以陸玩爲司空玩笑曰玩作三公  
可知當代無人唐以鄭絳爲相亦笑曰鄭五作相時事  
可知漢蘇不韋報仇殺李嵩之妻子嵩殺不韋不韋之  
子殺嵩段熲又殺不韋之子南齊朱謙之報仇殺朱幼

芳幼芳之子憚殺謙之謙之之兄選之又殺憚慕容熙  
幸其妃于死後晉平原王幹亦幸其妃于亡後漢王太  
后握璽而魏胡太后亦握璽項羽有虞美人而漢桓帝  
亦有虞美人鄴生勸漢祖立六國而許攸亦勸曹操立  
九州楊愔娶孝靜帝后爲夫人元燕帖木兒亦娶秦定  
帝后爲夫人秦散三千金而天下之士相與聞太平公  
主亦以儒者多寡人謝以金帛而皆爲所用田文以五  
月五日生而大貴王鳳亦以五月五日生而大貴以少  
兵詐爲多兵者一見于臧宮屯洛因轉輸軍至鋸斷城



門令車聲回轉出入至旦再見于虞詡在涼令兵從東  
郭門出從東郭入日轉數周再見于董卓來長安自嫌  
兵少率四日夜潛出軍近營明旦大陳旗鼓而還以  
爲西兵復至是一術也而東漢已三用之晉青州刺史  
檀祗破司馬國璠漏未盡遽打五更梁武帝破東昏幸  
臣孫文明亦漏未盡遽打五更段秀實則故遲之命擊  
四鼓而天曙以破王童之謀

古事相反者

古事相反者應邵風俗通有十反一篇余常戲集之蕭  
繹欲用王偉以湘東一目之檄而誅之朱温欲殺徐寅  
以一眼傖夫之賦而用之韋元不拜姚興而拜勃勃反  
爲所誅李文遠拜王世充而不拜李密反爲所重劉裕  
討盧循至下邳祝風息而天如之張世傑奉少帝航海  
祝舟覆而天如之張文孝公一生不作草字杜祁公一  
生不作真字張齊賢啖一桶肉爲相晏元獻日食半餅  
亦爲相蔡魯公一日無客則病蔡元度一日有客則病  
周忱以地衣獻王振而悅鄭仲以地衣獻秦檜而怒歐  
陽永叔貶官泊采石聞夜呼秦政船已而驗黃魯直貶



官泊石塘聞夜呼侍郎船已而竟死晉卞望之稱郗公  
有三反方于事上而好下佞已治身清而大脩計較好  
讀書而憎人學問劉實譏王肅有三反方于事上而好  
下佞已性嗜榮貴而不求苟合吝惜財物而治身不穢  
唐人譏李嶠亦有三反之說其事畧同子賤治單父彈  
琴而治巫馬期治單父戴星出入而亦治晏子儉而稱  
賢管子奢而稱賢李廣以寬為名將程不識以嚴為名  
將趙括之母諫用其子而後周柴克宏之母薦用其子  
南朝陰子春終日不浴而何佟之一日十浴王濟好驢

鳴孫楚于墓上作之王仁裕惡驢鳴聞必擊殺之一云  
宋范廷召也

古事今同

禮器曰家不藏龜不臺門鄭注兩旁築土為基基上有  
屋曰臺即今衙門之鼓吹廳也內則曰婦女出門必壅  
蔽其面即今北方女子之戴幘紗也呂刑曰其刑上備  
有并兩刑即今六部之兩議也周禮掌蜃器即今之螺  
塾也史記蕭何為主吏主進注即今之為人家有吉凶  
代管賬者張湯與賈人田甲錢通注即今之代為生息



者漢書羅哀爲平陵石氏持錢卽今之伙計也王子侯表沈猷侯受坐爲聽請與鮑宣傳之請寄爲姦卽今之聽情請託也黃門從官蹋陳蕃曰死老魅復能奪我稟假否稟假今之預支工食也漢詔曰奇請他比日以益滋卽今之別請他例也竇融入朝先遣從事問會見儀適卽今之儀注也馬援隨牒解釋卽今之咨覆文書也漢之決事比卽今之引成案也竇少君爲人作炭山崩不死卽今之挖煤也左氏或淫于外州外州人奪之軒以獻卽今之捉姦也太叔疾娶孔文子之女又寵宋朝

之娣而寘之墜爲之宮卽今吳人之所謂兩宅也漢平帝紀免天下女徒已論歸家顧山錢三百卽今之僱工也晉平公會諸侯于澶淵以城祀卽今之作會拉網也國語越王爲吳王前馬卽今之頂馬也爾雅熊虎醜其子狗絕有力麋郭璞註引晉律捕虎一購錢三千其狗半之卽今賞獵戶也呂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孔疏引漢律和御藥不如法治御幸舟船誤不牢皆死卽今律之過失殺尊長皆死也說苑魏文侯使公乘不仁爲騶政卽今之酒令也漢語曰南陽宗資主畫諾梁陳伯之



刺江州不知書得文牒但作大諾卽今之畫題也唐武  
后轉帖百官令拜表卽今之都吏送知會也漢之賈閻  
閻詣府宋之未泰選者具脚色卽今投履歷世說夏侯  
榮能記人爵里刺亦是也嚴延年傳母畢正臘乃歸卽  
今之留人過年也景十三王傳江都王好畫男女交媾  
之狀卽今之春宮也莊子罪人交臂歷指卽今之桎夾  
也梁制令僕中丞引隍至階卽今之喝道也新唐書岐  
王範傳張易之潢治圖書卽今之裝潢也文苑英華褚  
遂良請禁提錢令史卽今之胥吏買缺也宋甄琛以一

束紵質沙庫卽今之當物于當舖也韋陟之五雲體卽  
今之花押也漢時之街彈碑卽今之申明亭也褚淵入  
朝腰扇障日卽今之掌扇也唐崔戎離華州民持其靴  
卽今之官去任而脫靴也儀禮大夫相食親戒速卽今  
之下速帖也漢魏文志有手博一篇卽今之打拳也後  
漢之白衣尚書卽今之在籍食俸也北周書蘇綽判文  
書硃出墨入卽今衙門之硃墨筆也劉蛻文冢記有朱  
墨圍者卽今文字上之加圈也儀禮曰赴曰君之某臣  
死卽今之訃聞也薛宣傳所云十金重罪卽今之滿貫



脏也六朝之白衣領職卽今之革職留任也唐憲宗元和二年回紇請立摩尼寺于河南卽今之禮拜寺也宋之衙前散從卽今之內外班也唐葬同昌公主賜酒餅四十駱駝以餉休夫卽今之扛棺人也漢功臣表旁光侯殷坐貸子錢取息過律卽今之利債不得過三分也宋書蕭惠有舫十餘事力二十人卽今之快手也晏殊平生不棄一紙雖封皮亦十百爲沓沓卽今之一套世說羅友二百五十沓烏標亦是也周禮凡有責者有判書以治則聽卽今之合同也士師掌獄之八成卽今之

引例也國語曰猶隸農也雖獲沃田而勤易之將勿克享隸農卽今之佃戶也周禮凡命夫命婦不躬坐獄左氏王叔之寧與伯輿之大夫假禽坐獄于王庭士甸聽之卽今之先審抱告也漢令公卿襍治卽今之會審也左氏有韎韋之跗注杜註跗注戎服若袴而屬于跗與袴連卽今之套褲韎赤色也詩云赤黻在股是也儀禮之神卽今婦人之蔽膝也椰子厚祭外甥崔駰文獻拙佛筴卽今之求籤于神廟也貢禹奏故事齊三服官輸物不過十笥註三服官主天子衣服者卽今之織造百



官表有東織西織二官是也鮑永傳有偽侍中來而永拔刀截馬當胸註當胸以韋爲之卽今之馬貼胸也周禮朝士掌凡得貨財人民六畜者告于士旬而舉之委于朝十日以待來認者小之握藏路拾遺者必報官是也凡士之治有期日國中一旬郊二旬期內聽期外不聽如今之投呈放告有日期是也凡盜賊軍鄉邑及家人殺之無罪如今律昏夜入人家登時打死勿論是也司民掌萬民之生齒異其男女歲登下其死生今之烟戶冊是也蜡氏掌有死于道路者則令埋而置揭焉書

其月日懸其衣服以待其人卽今之埋路斃招屍親也司稼以年之上下出歛卽今之常平社倉也縣正卽今之縣令也鄙師卽今之巡檢也鄰長卽今之小甲保正也宋史石介傳人言介詐死將剖棺驗呂居簡令具軍令狀保介真死卽今之保狀也唐百官志節度使入朝未見天子不入私第卽今之督撫入朝卽着行裝赴宮門請聖安也隋制因州縣之大小置白直以供役白直卽今之聽事吏也漢之飲章飛書卽今之匿名揭帖也高彪訪馬融不見覆刺移書卽今之作札取回原帖也



今事古始

高承增有事物紀原一書房德懋有事始一書馮鑑之有續事始一書余俱嫌其疎漏常願筆補之爵始于權酷始于漢權茶始于唐錢上有國號始于劉宋之孝建元年五服制度附書律上始于後唐天成二年封孔子後為衍聖公本劉貢父所奏始于宋政和二年授孔子後為曲阜令始于後周廣順二年燒紙錢始于開元二十六年王瓌為祠祭使者以紙錢代帛留養始于北魏太和十二年詔罪人父母年老更無成人又無期親者

御案後列奏以待報

小學之訛

王制小學在公宮南之左諸侯世子之學而士庶不與焉八歲入學惟天子諸侯則十三歲見伏氏書傳洒掃應對天子之子不習也魏孝文立四門小學以藏書又皆老儒非幼童也唐宋所謂小學者大都字書計算之事耳朱子小學一書似專為童子起見而中又參以性與天道之言似與本義太遠

四月稱清和之訛



張平子歸田賦仲春令月時和氣清蓋指二月也小謝詩因之故曰首夏猶清和芳草亦未歇今人刪去猶字而竟以四月爲清和

立春土牛之訛

月令出土牛示農耕之早晚古制于國城南立土牛以示民如立春在十二月望則策牛者近前示其農早也立春在正月望則策牛者在後示其農晚也今立春日州縣制一土牛以彩杖鞭之旣而碎之義何居耶

忌月之訛

今人上官以正五九月爲忌月流俗相沿不知何故按內典天以大寶鏡照四大部洲此三月者照南部洲時也號長齋月故宜修省耳非忌月也

教官稱首藉之訛

唐開元中東宮官僚清談薛令之爲左庶子以詩自悼曰朝日上團團照見先生盤盤中何所有首藉上蘭子蓋見東宮詹事等官非今之學博也說見宋林洪山家清供

教官稱廣文之訛



明皇愛鄭虔之才欲置左右以不事事更為置廣文館以虔為博士虔聞命不知廣文曹司何在訴之宰相宰相曰上增國學置廣文館以居賢者今後世言廣文博士自君始不亦美乎虔始就職是廣文者乃明皇為虔特設之館非今之學官也

玉堂稱翰林之訛

今人動稱翰林為玉堂金馬按漢武帝命文學之士待詔金馬門金馬與文臣微有干涉至于玉堂二字按漢谷永對成帝曰抑損椒房玉堂之盛寵顏師古注椒房皇后所居玉堂嬖幸之舍也三輔黃圖曰未央宮有殿閣三十二椒房玉堂在其中是玉堂乃宮圍妃嬪之所與翰林無涉或云宋太宗淳化中賜翰林玉堂之署四字從此遂專屬翰林

鶯遷之訛

今稱人遷官曰鶯遷本詩經遷于喬木之義按伐木章鳥鳴嚶嚶入于幽谷遷于喬木是嚶字不是鶯字嚶乃鳥之鳴聲耳綿蠻黃鳥當是鶯而又無遷喬字樣

周易之訛



夏曰連山以艮爲首商曰歸藏以坤爲首周曰周易以乾爲首乾天也周匝四時故曰周易非周公之周也見五筆

健訟之訛

今稱好訟者曰健訟按訟卦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健字本讀斷今連之遂爲惡稱悞也

宰相稱閣老之訛

杜少陵有贈嚴閣老詩扈聖登黃閣明公獨妙年按嚴武爲給事中年才三十二給事中屬門下省開元曰黃

門省故云黃閣又通鑑王涯謂給事中鄭肅韓欽曰二閣老不用封敕蓋唐人稱給事中爲閣老也今以稱宰相悞矣國史補唐宰相相呼曰堂老兩省相呼曰閣老道士之訛

新序介子推曰謁而得位道士不居此與京房傳所稱道人皆不過言有道之人非道教也太霄經謂平王東遷洛邑置道士七人此亦彼教附會之說惟漢郊祀志注漢宮閣疏之神明臺高五十丈上有九宮常置九天道士百人元和郡縣志樓觀者周大夫尹喜宅也穆王



召幽逸之人置爲道士此則道教所始然六朝以前僧  
俱是道人如支道人慧琳道人之類不稱僧也

忌偶年人學之訛

聞見錄俗有偶年入學之忌云出李繪傳余按北齊書  
李繪年六歲自願入學家人偶以年俗忌約而勿許繪  
竊其娣筆牘之間遂通急就章傳中所云偶者言偶然  
以年俗忌約而勿許非忌偶年入學也所云年俗忌恰  
不知何忌

生日稱誕日之訛

生民之詩曰誕彌厥月毛箋誕大也彌終也按此詩下  
有八誕字誕置之隘巷誕置之平林云云朱子以誕字  
爲發語之辭今安得以生日爲誕日耶

太牢少牢之訛

左氏秦改館晉侯饋七牢焉註云牛羊豕各爲一牢太  
牢者牛羊豕具也今專以牛爲太牢悞矣少牢無牛羊  
豕兼也今專以羊爲少牢悞矣

常娥奔月之訛

月中常娥之說始于淮南子及張平子靈憲三餘帖云



羿妻嫦娥奔月羿思之以米粉作團呼而祭之嫦娥遂歸今在月者乃結璘非嫦娥也此小說家附會嫦娥之始其實因常儀占月而訛也呂氏春秋羲和占日常儀占月皆官名也周禮注儀娥二字全音詩樂且有儀叶在彼中阿太元經各遵其儀叶不徧不頗漢碑凡蓼莪皆作蓼儀是其証也所謂奔月者郝楚望曰淮南覽冥訓羿請不死之藥于西王母姮娥竊以奔月當作坩肉死畜之肉以藥坩之可令復生後世誤作奔月耳此說見通雅而所云坩肉之義終不甚分明

忌日之訛

俗以每月初五十四二十三日為日忌凡事必避之其說不經衛道夫云此三日即河圖數之中宮五數耳五為君象故民庶不可用非不祥也見瓦釜漫記

隸書稱八分之訛

庚肩吾曰隸書今之楷書也張懷瓘六體書論云隸書者程邈造字皆正亦曰真書悞以八分為隸自歐公集古錄始趙明誠跋大覺寺碑陰云古大覺寺碑陰題銀青光祿大夫韓毅隸書蓋楷字也



女加笄稱上頭之訛

今名婦人加笄爲上頭余按齊書華寶傳寶父豪戍長安臨別曰待我還爲汝上頭後父不還寶六十猶未上頭想上頭者乃男子冠禮之義今沿襲爲婦人加笄悞矣

萱草稱母之訛

珍珠船言萱草妓女也人以比母誤矣此說蓋本魏人吳普本草然毛詩焉得萱草言樹之背註背北堂也人蓋因北堂而傳會于母也風土記云婦人有如佩萱則

生男故謂之官男草西溪公士話言今人多用北堂萱堂于鯁居之人以其花未嘗雙開故也似與比母之以尚

今人承重之說

承重者因諸侯之傳重受重而訛也所謂重者封建之爵也三代世爵傳嫡不傳庶故喪服傳有父亡爲祖服三年之文爲天子諸侯言之耳此外士大夫並無長孫代父制服之文今封建久亡世爵又廢不知所傳者何重耶



今人喪位之訛

按喪禮未歛主人坐于床東象主人在後西面婦人挾床東面其拜賓則升降自西階即位于西階東南面拜之既殯居門外倚廬惟朝夕哭乃入門而奠其門也主人堂下直東序西面北上外兄弟在其南南上賓繼之主人不在堂上其時即位于堂南上者惟婦人然則今主人柩東悲依之位古人主婦之位也此說見張稷若先生集中

語錄之訛

語錄一字見僧家麗菴語錄非儒家言也宋儒襲之悞矣

泮水稱學宮之訛

戴氏屬璞泮宮者泮魯水也非李宮也若以泮水為半水則下文泮林豈是半林况魯頌泮宮詩乃是僖公獻誠演武之所非尚文之地

雅量之訛

漢志請上雅壽二雅酒問也即劉表酒器三雅之雅蓋羣臣上雅爵以介壽耳非云酒量大也今稱人善飲為



雅量悞矣

青樓稱妓女之訛

南史齊武帝于興光樓上施青漆謂之青樓東昏曰飾不純用琉璃比帝王之居也今以妓爲青樓悞矣

巡撫稱撫軍之訛

撫軍一字見左傳狐突不晉獻公曰太子處則監國出則撫軍是太子之職也今稱巡太子撫軍悞矣漢御史大夫有兩丞一在內司囚書一之以督部刺史皆稱中丞今稱巡撫曰中丞可也

悞空拳爲空拳

李陵傳張空拳文穎注音脊弓弩輦也與蔡同今稱爲空拳悞矣

誤形名爲刑名

申韓形名之學其法在審合形名故曰不知其名復修其形今稱爲刑罰之刑悞矣

八座之訛

宋書所云八座者五尚書二僕射一令唐六典曰後漢以令僕射六曹尚書爲八座今以二丞相六尚書爲八



陔餘叢考 卷七  
座唐不置合考宋書六典之言是八座者八省之官非  
八人昇之而行之謂也故六朝議事動下三公八座南  
齊王融曰車前無八騶何得謂丈夫是則有類今所謂  
八座之說今所稱八座者想亦因杜少陵詩有起居八  
座太夫人之句而訛耶

太史稱翰林之訛

古之太史即今之欽天監也非詞林也故史遷自言近  
乎文史星卜之間今之詞林兼古之宮僚禮官著作郎  
起居郎諸職不得專稱太史此方密之之言余按隋書

文帝以史官屬秘書省或因此呼翰林為太史之濫觴  
歟

鄼侯之訛

鄼侯之封史稱呂后封其夫人同少子延也今以為蕭  
相國之通稱悞矣

考亭之訛

考亭者唐黃端公葬父建陽玉枕山名其亭曰望考亭  
以望先壠也朱子之父卜居焉故曰考亭文公家譜有  
鄰人葬父求題其亭公書考亭二字與之然則二字與



公無涉而今通稱朱子為考亭誤矣或曰朱子年六十  
一自崇安移居考亭名精舍曰竹林以居學徒奉先聖  
後人遂掩其父而稱之然亦非朱子所安也

老泉之訛

老泉者眉山蘇氏莹有老人泉子瞻取以自號故子由  
祭子瞻文云老泉之山歸骨其旁而今人多指為其父  
明允之稱蓋誤於梅都官有老泉詩也

內人悞稱

今人稱妻為內人悞也崔令欽教坊記曰妓入宜春苑

曰內人

花旦悞稱

今人稱伶人女妝為花旦悞也黃雪槎青樓集曰凡妓  
以墨點面者號花旦是女妓之名非今之伶人也鹽鐵  
論有胡虫奇姐之語方密之以奇姐為小姬余按漢郊  
祀志樂人有餘女妓者此乃今之小旦花旦也

色叫悞稱

杭人卑幼見尊長每日必呼伯伯叔叔號曰色叫悞也  
王得臣塵史曰宋人以事理不相當曰色叫本王德用



語

宿紳訛縉紳

搢紳也紳大帶也謂搢笏于紳也今日縉紳悞矣

伏獵侍郎似悞而不悞

唐人笑李林甫悞臘字為獵字故號伏獵侍郎按風俗通臘者獵也言獵禽獸以祭也然則哥奴之書伏獵亦有所本

再醮之訛

今人稱再嫁曰再醮者悞也按昏禮父醮子而命之注

酌而不酬曰醮是醮子男子說也記稱父醮女而俟迎者云云然則女子再嫁當曰再醮不當曰再醮

門子之訛

今稱府縣侍茶者曰門子誤也古稱門子有二而皆非今之門子其一見周禮小宗伯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疎其正室皆謂之門子以適子代父當門故也其一見左傳襄九年鄭者氏之亂大夫諸司門子不順國語晉悼公立百官育門子註門子大夫適子也唐書李德裕傳吐蕃將婦人嫁與此州門子又王智興為徐州門子皆



古之門子也今之門子古之縣也梁書沈瑀傳縣南有豪族子弟爲患瑀召其老者爲石頭倉監少者補縣僮是也唐稱左右爲都公蓋取子都之義是則今之門子矣

加級之訛

加級者首級也秦法每戰斬一首獻者予一級蓋軍功也今因他事而加級悞矣

保辜之訛

公羊襄公七年鄭伯髡原如會卒于操爲世子所弑也傷而反未至舍而卒何休註何以不書弑在保辜限外故也古者保辜諸侯卒名君親無將見辜者辜內當以弑君論之辜外當以傷君論之是保辜者諸侯被傷之稱今以稱民間之被傷者悞矣然急就章痕請保辜啼呼號則在漢律亦無君民之別矣

樂府之訛

樂府者官署之名其官有令有晉監有游繳見霍光張放兩傳甚詳後因京房能知音樂上使韋元成問房于樂府後人因其所采之詩而卽名之曰樂府悞矣見律



歷志郭茂倩曰漢惠帝時夏侯寬爲樂府令武帝乃因之立樂府采詩有因聲而造歌者有因歌而造聲者有有聲有詞者有無聲無詞者

櫺星門之訛

程綿莊云孔子廟有櫺星門其誤已久不可不知按詩經小序云絲衣繹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漢高祖始令天下祀靈星後漢書註云靈星天田星也欲祭天者先祭靈星風俗通縣令問王簿靈星在城東南何法曰惟靈星所以在東南者亦不知也宋史禮志云仁宗

天聖六年築南郊壇外墮周以矩垣置靈星門夫以郊壇外垣爲靈星門者所以象天之體用之于聖廟蓋以尊天者尊聖也其移用之始始于宋景德建康志金陵新志並言聖廟立靈星門惟元志悞以靈作櫺後人承而用之則不知其義之所在矣晉史天文志云東方角二星爲天關其間天門也左角爲天田其南爲太陽道右角爲將其北爲太陰道蓋天之三門也與後漢書註語正相印証俗儒曲解以爲養先于教蓋猶知櫺之爲靈也或曰義取于疏通則直以爲窻櫺之櫺悞矣



舉人進士之訛

舉人者舉到之人唐楊綰傳天寶十三載試舉人于勤政樓登科者三人綰爲之首蓋登科則除官不復謂之舉人不第則須再舉今以舉人爲一定之名誤矣進士者乃諸科目中一科耳故試于禮部者人人皆可謂之進士放榜中式者曰賜進士及第曰賜進士出身今必已登科而後謂之進士悞矣古進士卽舉人亦非若今之鄉榜稱舉人會榜稱進士也

秀才之訛

秀才二字見賈誼傳隋杜正倫舉秀才爲楊素所呵至擬之周孔蓋此科最尊通天下不過一二人非今之生員也日知錄言之最詳元史世祖問許楫曰汝秀才乎曰臣學秀才耳不敢自謂秀才也

科目科甲之訛

今混稱進士爲科目科甲按唐科最多有大經小經諸目故曰科目今有科而無目矣唐明經科有甲乙丙丁之分進士有甲乙之分今有甲而無乙矣惟副榜數名猶是乙科



行李之訛

劉孝威結客少年場云少年李六郡李使也故左氏不使一介行李告於寡君杜註李使人也凡言信者亦使人也古樂府有信數寄書無信長相憶今以行李爲作客之衣裝悞矣

桑梓之訛

小雅惟桑與梓必恭敬止考上下文並無鄉里之說張衡南都賦永世克孝懷桑梓焉真人南巡觀舊里焉後人因之遂以桑梓爲鄉里

結髮之訛

按李廣傳廣自結髮與匈奴戰云云蓋泛言少年束髮之意非今所謂結髮夫妻也吳自牧云成婚之夕男左女右合其髻曰結髮始于劉岳書儀

司宮之訛

吳自牧夢梁錄杭人呼厨者曰師公至今杭人猶然按儀禮司宮尊于兩楹之間註云司宮卽小宰聽酒人之成要者也疑杭人稱厨者實本于此自牧不讀儀禮改爲師公則邢子才所謂旣爲汝師又爲汝公者與厨人



無涉矣

省試之訛

省試者尚書省之試非鄉試也今之鄉試唐之州試也今稱鄉試爲省試悞矣見封氏聞見錄

試帖之訛

唐明經先帖文然后試帖經之法以所習經帖其兩端中留一行試之毛西河以詩賦爲試帖悞矣然明經亦有試詩者王貞白有帖經日試宮中瑞蓮詩

露布之訛

今人輒以露布爲告凱旋之文悞也按漢書中元元年拜鮑昱爲司隸校尉詔昱詣尚書使封胡降檄光武遣小黃門問昱有所怪否曰臣聞故事通官文書不著姓又當司徒露布怪使司隸下書而著姓也帝報曰吾欲使天下知忠臣之子復爲司隸也註漢制書璽封尚書令重封惟赦贖合司徒印露布州郡云云是露布非專爲武功設也後世以武功成爲夸耀遂專以露布爲奏凱之文魏人笑王肅獲三家村賊亦復虛曳長縑高張絹素足矣



擬題之訛

今舉子于場前揣主司所命題而預作之號曰擬題按宋何承天私造鏡歌十五篇不沿舊曲而以己意咏之號曰擬題此二字之始今以為士子揣摩之稱悞矣

銀數稱錢之訛

錢是錢幣之名非數名也古稱銖而不稱錢武德四年開元通寶錢重二銖四釐積十錢重一兩得輕重大小之宜所謂二銖四釐者今一錢之重也後人以其繁也故易以錢字日知錄曰分乃度之名非權之名石本權

之名非斛之名然則今之稱一分一石者亦悞矣

九錫之訛

六經無九錫之說周官上公九命王制有加則賜不過九命非九錫也惟漢元朔元年有司奏古者諸侯貢土壹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乃加九錫此二字初見之始禮緯含文嘉有九錫之說曹操因而附會之為六朝禪位之陋習

龍忌之訛

東漢書註龍星木之位也春見東方心為大火懼火之



盛故爲之禁火俗傳介之推是日焚死故民哀而禁之  
蓋悞于新序所載也周舉刺并州慮民俗難曉乃作吊  
書置子推廟言去火損民非賢者意宜宣示愚民使遠  
溫食

陶詩題甲子之訛

宋潛溪曰人皆云陶淵明不肯用劉宋年號故編詩但  
書甲子此悞也陶詩中凡題甲子者十皆是晉未亡時  
最後丙辰安帝尚存瑯琊王未立安得先棄晉家年號  
乎其自題甲子者猶之今人纂詩編年初無意見

造洛陽橋爲蔡端明之訛

永樂間鄞人蔡錫爲泉州太守修橋跨海上難以施工  
將以文檄海神而一卒忽醉口稱願賣檄以行錫許之  
遂醉以酒往臥海上若有神扶掖者俄而得醋字出意  
必八月二十一日也興工時潮果不至工遂成明史載錫  
本傳中非蔡端明也

李白輕杜甫之訛

人言李寄杜詩只飯顛山一首以爲輕甫不知外有沙  
邱城寄甫一首又有堯祠贈杜補闕一篇安見白之輕



甫也

代宗之訛

明有嘉靖已號世宗矣萬歷又追尊景帝曰代宗閔百詩以為悞也代宗即世宗也猶之真宗即元宗也

女狀元之訛

俗傳黃崇嘏為女狀元按十國春秋崇嘏本傳崇嘏好男裝以失火繫獄獻詩于邛州刺史周庠庠奇其才薦揖司戶參軍胥吏畏服庠愛其丰采欲以女妻之又獻詩有幕府若容為坦腹願天速變作男兒之句庠始驚

為女子召見詰問乃黃使君女也幼失父母與老嫗同居已而乞罷歸不知所終今世俗訛稱女狀元者以其獻詩時自稱鄉貢進士故也

納采之訛

士昏禮所云納采者采擇之義以為采定而可納昏也今訛為采幣之采焉有名未問而先納幣之禮

曳白之訛

今人以卷頁空越一幅而書謂之曳白悞也按唐明皇時苗晉卿掌銓事判入等者六十四人以張奭為第一



真御史中丞倚之子素無學術眾論譁然帝御花萼樓覆試真終日持紙一字不下時人謂之曳白

國子監之訛

太學教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周官以師氏保氏教國子皆指公子胄子而言非謂民間之俊秀也然俊秀亦附教于其中漢以前統名太學晉咸寧間始專名國子隋又改學為監今監中並非國子而猶沿其名悞矣歐陽詹作張博士講禮記最分明曰國子師長序公侯子孫太學師長序卿大夫子孫四門師長序八方俊秀其

餘師長序天下秀彥

司業之訛

業者拘虛也大板也今學中不奏樂則司業之名悞矣近世給事中不司宮監司馬不掌兵太常寺不掌音樂皆此類也朱子居喪好讀書人譏之以為大功廢業朱子曰業大板也廢業者謂不聽樂之謂非不讀書也

疲癯之訛

今人以殘病為疲癯悞也版虔曰大夫高不滿六尺二寸者為疲癯



今人編年之訛

鄭夾深曰今人編年好用爾雅名甲為闕逢乙為旃蒙  
是以一元大武為牛也夫隱語為省井迹難之言豈可  
施於簡編乎

無繼室而稱元配之訛

今人書銘混稱元配某夫人悞也按左氏惠公元妃孟  
子其姊繼室聲子牛隱公因有繼室故稱元妃以別之  
非夫人可以泛稱元配也魏書張普惠傳辨之甚詳

君苗姓應之訛

楊升菴丹鉛錄因應瑒有與從弟君苗書遂以君苗為  
姓應不知瑒與陸氏兄弟相隔百年安得見兄文自燒  
筆視之語按陸清和集云登臺賦未能成而崔君苗作  
之是君苗姓崔也

韓文公稱昌黎之訛

日知錄言韓昌黎地方有五而皆非文公所生之處唐  
書本傳公鄧州南陽人也公所以自稱昌黎者以遠祖  
韓麒麟魏書稱是昌黎棘城人唐人最重氏族故稱其  
木宗世望云爾宋元豐七年因之遂封公為昌黎伯皆



非今之昌黎也今之昌黎在永平府金大定二十九年始立木名廣寧契丹之定州俘戶新置者也

量移之訛

唐人遠方遇赦得改近地號曰量移白香山詩曰一旦失恩先左降三年隨例未量移開元二十七年大赦天下左降官量移近處實量移二字之始也今以升遷爲量移誤矣

滿床笏之訛

今人演戲以滿床笏爲郭子儀事按唐書乃崔神慶事

也見本傳

歐公爲小姨夫之訛

按宋人詩話歐公兩娶于薛簡肅故有舊女婿爲新女婿大姨夫作小姨夫之句按薛公墓志明載公五女長適張竒次適喬易從次適王拱辰次適歐又次適王拱辰然則爲大小姨夫者拱辰也歐先娶于胥偃續娶于薛公耳

以度支稱戶部之訛

唐戶部尚書下分四屬一日戶部二日度支三曰倉部



四曰金部是度支乃戶部之一屬耳今統稱戶部爲度支悞矣

謝仙火之訛

宋時雷震天慶觀柱有倒書謝仙火三字劉貢父引南方賈人各以火自名一火猶一部也此說殊非按道書謝仙者天雷部中神名火者是其所火也今道家召之亦稱謝仙火悞矣猶如題名者曰某人書書豈其名耶

露筋祠之訛

俗傳女子不肯借宿人家爲蚊嚙死且而筋露後人祀之余嘗疑蚊不能殺人宋史沈倫傳倫好佛夏日恣蚊蚋嚙膚家僮秉箠來怒叱之冀以徼福何以不見倫死耶南史良吏傳孫謙夜無帳而蚊不敢近豈蚊不嚙良臣反嚙貞女耶宋人是齋日記云露筋乃爐金之訛昔有朋友二人于此開爐冶金分財甚均故後人義而祀之此一說也查慎行詩曰舊是鹿筋梁何年祀女郎則又以爲古地名然人亦有因醉而死于蚊者劉延世孫公談圃云秦州西溪多蚊使者行按左右以艾烟熏之一有一廳吏大醉爲蚊嚙死是終死于醉非死于蚊也惟



魏胡太后時蠶蛾食人無算則不可解

烹小鮮之訛

老子言治大國若烹小鮮言烹小魚者不事割鱗剖腹意在簡便耳今人悞爲輕易之詞惟宗史呂蒙正告真宗曰老子稱治國若烹小鮮今之上封事者太多陛下宜靜以鎮之此是本義

布帆無恙之訛

今人贈遠輒云布帆無恙按晉書顧愷之傳嘗因假還殷仲堪借以布帆至破冢道風愷之與殷書云地名破冢真破冢而行人安穩布帆無恙是謂帆無恙非謂人無恙也

漢文短喪之訛

羊祜曰漢文除三年喪毀禮傷義司馬光曰漢文師心不學變古壞禮皆罪文帝而大謬者按文帝謙仁不欲以身後煩吏民服喪故以日易月遺詔甚明故胡寅謂遺詔所諭吏民耳太子豈更民哉而景帝冒用此文自短三年之制其過在景帝不在文帝也劉貢父云漢文哀詔斷自己葬之後其未葬之前則服斬衰自崩至葬



已百餘日如未葬則服不除翟方進傳後母終既葬三十  
十六日起視事此其証也說者遂以日易月而不通計  
葬之月日皆大謬也顏師古曰文帝哀詔所云大紅十  
五日小紅十四日織七日者皆自率已意而為之非有  
取于周禮也三年之喪止二十七月無三十六月之文  
烏得有以日易月之說哉况織者禫也禫無七月之說  
織安得有七日哉

魯無纂弒之訛

相傳齊有纂弒之臣魯無纂弒之臣為周公所先知然

伯禽之孫濩弒幽公而自立見史記魯世家其他羽父  
弒隱圉人賊般見左氏者更不一而足

牙郎之訛

溫公詩話牙郎當作互郎其人蓋主市井中互易之事  
故也唐人稱為賣絹牙郎悞矣

贈策之訛

焦弱侯筆乘云繞朝所贈之策方策也李白詩云臨行  
贈汝繞朝鞭以策為鞭悞矣

內閣中書之訛

通園通筆 卷七



阮亭筆記曰唐宋以來中書省爲宰相之署今內閣中書舍人尚沿古中書舍人之舊名官銜應稱中書舍人今每見鄉會試錄列銜止云內閣中書則是以古署名爲官稱舛悞甚矣

下屬稱卑職之訛

元文類陳天祥奏盧世榮姦邪曰卑職等在內外百司之間伺察非違知無不糾又河渠志泰定四年御史臺言都水監立南北牖各濶九尺二百料下舡梁頭八尺五寸可以入牖愚民嗜利無限改造深倉長舡至百十

尺計五六百料入至牖內不能回轉今卑職至真州問造船頭稱過牖梁頭八尺五寸船該長六丈五尺計二百料由是參詳宜于牖岸立石則驗其長短云云是卑職者乃臣下對君之稱非所宜稱于上官也

余忠宣公之訛

遼金元史于人姓名少者合姓名以書之字多者則書名而後以姓書于下後人不知其故但摘取其名之第一字爲姓如稱唐兀余闕爲余忠宣公謬矣或以余爲余之訛應讀蛇則升菴先生固已辨之古無余字



韓文公服金石之訛

孔毅夫襍說稱退之晚年服金石藥致死引香山詩退之服琉黃一病訖不痊為証呂汲公辨之云衛中立字退之餌金石求不死反死中立與香山交好非韓退之也韓公之痛詆金石已見李虛中諸人墓志矣豈有身反服之之理

秦良玉拔刀斷袖之訛

竹垞詩話曰野紀秦良玉征播州立功有男妾數十人李長祥為辨誣云綿州知州陸遜之按營時良玉冠帶

佩刀出見酒數巡遜之誤曳其袖良玉取佩刀斷之其嚴潔如此汪太史舒懷駁之云良玉征播乃萬歷二十七年事陸遜之按營乃崇正十三年事相隔四十二年征播時良玉年必在二十左右又四十年則已六十餘歲人矣何嫌之避而必以刀斷袖為帥領兵豈得旁無男子如二申野錄蠻司合志等書誣以男妾豈所謂知人論世者乎

鄧通講賈生之訛

宋景文云賈生思周鬼神不能救鄧通之譖王伯厚以



為史無此語按此語本風俗通應劭風俗通義云賈生與鄧通俱侍中同位數廷訊之因是文帝遷生為長沙太傅云云此誤也鄧自黃頭郎至為上大夫漢書雖不載其年月而其寄死人家則在景帝時其顯貴應在文帝末耳而賈生自文帝初立即因廷尉吳公之言召為博士遷大中大夫文帝十一年梁王薨十二年誼卒卒後四年帝思誼言立齊悼惠王子六人此是十六年五月事又十一年文帝崩想鄧通尊顯必在此十一年則賈生之死久矣安得有鄧通謂之哉此說本于汪師韓

先生

昌黎輕崔羣之訛

韋絢嘉話錄有云韓十八愈輕薄謂李程曰崔同年羣真聰明往還二十年不曾說着文章蓋輕之云云按韓集中與崔書極其欽服有輝光日新之語詩則有和崔舍人咏月二十韻游青龍寺贈崔補闕等作歐陽詹哀詞讀書一通與崔群投贈如此豈得謂不說及文章乎

梁山泊之訛

俗傳宋江三十六人據梁山泊此悞也按徽宗本紀侯



蒙張叔夜兩傳紀江事者並無據梁山泊之說惟蒲宗孟傳言梁山樂多盜宗孟痛治之雖小偷必斷其足盜雖衰止而所殺甚多孫公談圃云蒲宗孟知鄆州有盜黃麻胡依梁山樂為患云云此是神宗時事與宋江之起事宜和者已相隔數十年矣

學宮祀文昌魁星之訛

學宮之祀文昌魁星非禮也明宏治時有拆毀之令未及施行按孝經援神契云文者精所聚昌者揚天紀此不過浮稱之詞並非實指星象史記云斗魁戴匡六星

文昌宮是則華

爾次將諸星而合成一宮其義取諸

宮室非主文也

漢之尚書省比之文昌天府魏之正

殿曰文昌殿

或以命名如段成式張籍俱號文昌

宋人以之名書龐元英在尚書省記所見聞號文昌襍錄道家不知二字之解妄以文為文章昌為昌盛又不  
知司命不過六星之一而謂文昌獨司文人之命強以梓潼神為降生之人不已謬乎又以文昌宮在北斗魁上別為南斗遂以魁與文昌並祀不知北斗七星一至四為魁五至七為杓有魁有杓是魁非一星三名甘氏



星經所謂八魁七星者在北落東南乃主獸之官于文學無與也日知錄辨魁乃奎之訛則史記天文志奎曰封豕為溝瀆一曰天豕主武庫猶于文學無與矣所以訛者林靈素以東坡為奎宿路史云倉頡觀奎星圓曲之形而造字大槩奎星主文之說自宋始耳

張騫乘槎之訛

杜詩乘槎消息近無處問張騫此沿世俗張騫乘槎事也然宋之問詩云還將織女支機石重訪成都賣卜人夏明用荆楚歲時記織女教問嚴君平事矣獨不知君

平為王莽時人張騫乃武帝時人相去將及百年平

郢曲之訛

今人稱曲之高者曰郢曲此悞也宋玉曰客有歌于郢中者則歌者非郢人也又曰下里巴人國中屬和者數千人陽春白雪和者不過數十人引商刻羽襍以流徵則和者不過數人是郢之人能和下曲而不能和妙曲也以其所不能者名其俗不亦訛乎

竹箭之訛

沈存中曰古云東南之美有會稽之竹箭焉竹自竹箭



自箭蓋二物也今采竹以爲矢而混而一之悞矣

奚斯作魯頌之訛

魯頌云新廟奕奕奚斯所作蓋言奚斯作廟非作頌也  
王延壽靈光殿賦云奚斯頌僖歌其路寢悞矣顏師古  
曾駁正之

流離之訛瓊尾之訛

毛詩流離之子鄭注流離鳥名也今訛以爲離散之詞  
猶之狼狽獸名也今訛以爲困頓之詞瓊尾二字鄭箋  
美好也今亦訛爲困頓之詞

盤庚改國號之訛

書稱盤庚遷于殷不云改國號曰殷也司馬貞史記索  
隱云契始封商盤庚遷殷遂爲天下號亦云天下稱之  
猶之魏都梁稱梁王韓都鄭稱鄭王云耳非云盤庚自  
稱也惟金履祥通鑑竟直書盤庚改國號曰殷悞矣武  
丁在盤庚三傳以後作說命尚曰有商商頌那烈祖長  
發俱稱商武王伐紂必曰商王受曰商郊曰來自商父  
師之命亦曰商其有災商其淪喪俱不稱殷也其見于  
詩者曰自彼殷商曰咨汝殷商則將二字雙言之猶言



蜀漢云爾其非盤庚改號也明矣或曰盤庚中篇有殷降大虐之詞何也曰爾雅殷中也承古我前后而言孔傳作殷家解蔡沈註非之是矣

累德之訛

玉臺新咏序云萬年公主非無累德之詞累乃誅字之訛潘岳有萬年公主誅萬年邑名公主所封

末下鹽鼓之訛

陸機云千里蓐羹末下鹽鼓末下者地名也故舉食物以答人之問東坡詩肯將鹽鼓下蓐羹是以末下爲末

下也悞矣

除服稱起復之訛

起復者喪制未終奪情起用之稱歐公撰晏元獻碑公丁父憂去官真宗思之卽其家起復爲淮南發運史嵩之傳嵩之喪父經營起復是也宗制官銜上亦附書之如起復左僕射中書門下平章事趙普是也今人不考例以服闋爲起復悞矣

雁塔題名新進士之訛

余有舊榻雁塔題名記十餘張皆搢紳大夫僧流羽士



之名非止新進士也唐進士于曲江宴賞之餘多有各  
題名姓者今人遂指為稱賀進士之言悞矣

### 蘇小妹之訛

墨莊漫錄云延安夫人蘇氏丞相子容內有詞于世或  
以為東坡女弟適柳子玉者所作非也菊坡叢話云老  
蘇先生之女幼而好學嫁其母兄程疇之子之才先生  
作詩曰汝母之兄汝伯舅求以厥子來結姻鄉人昏嫁  
重母族雖我不肯將安云考二書所言東坡止有二妹  
一適柳一適程也今俗傳為秦游之妻悞矣

### 勝非妾

伊尹為夏之勝臣左氏秦執井伯以勝秦穆姬戴氏鼠  
璞以為勝者今之送親者非妾也

### 振濟非賑濟

今之賑災本左氏振廩同食之義說文解字云振舉救  
也今乃悞振為賑說文賑富也故魏賦云白藏之藏富  
有無隄同賑大內控引世資

### 提封非隄封

凡言提封者謂提舉封疆大數以為率耳誤提為隄隄



防之隄丁奚反今悞讀爲大奚反此說見顏師古匡謬正俗

勾欄苑非教坊

今人動稱勾欄爲教坊甘澤謠辨云漢顧成廟設勾欄以扶老人非教坊也教坊之稱始于明皇因女伎不可隸太常故別立教坊

笏非手板

隋書禮儀志近世惟八座尚書執笏笏白筆也以紫囊裹之號曰笏染其餘公卿但執手板是手板非笏也

紫荷非荷包

紫荷者以紫爲袂囊服外加于左肩周遷云是周公負成王之服一名契囊見張晏註內吉傳宋書禮志朝服肩上有紫生袷囊綴之朝服外呼曰紫荷以盛奏章是紫荷非今荷包矣惟三國志所云曹操好佩小鞞囊及手巾細物文獻通考云漢世著鞞囊者側在腰間謂之旁囊此則今之荷包矣宋吳舍人謝啓云紅藥翻階紫荷持橐劉偉明詩曰西清寓直荷爲橐左蜀宣風繡作衣皆用南史劉杳傳事而與荷包無涉



廁非溷

漢書註廁為溷程氏演繁露以為在兩物之間名廁漢文帝居灞上臨廁使慎夫人鼓瑟韋昭曰高岸夾水為廁故凡豫讓報仇入襄子之廁賈姬如廁皆非溷也

世婦非妃

魏了翁古今考稱二十七世婦者乃先世御女之老而無子者命之在宮中掌事不在進御之列

一金非一兩

今人以一金為一兩悞也按國策公孫開使人操千金

卜于市高誘註二十兩為一金臣瓚曰秦以一鎰為一金漢以一斤為一金

一疋非一端

今人以一疋為一端悞也按左氏註幣二端為一兩二兩為一疋曾子問注丈八尺為一端周禮媒氏入幣純帛毋過五兩註五兩十端也所云兩者取匹偶之義

南向非尊

古人以東向為尊鴻門宴項王東向坐亞父南向坐鄢隗謂燕昭王曰今王將東向坐目指氣使以求臣則廁



役之才至周勃以為漢相尊自坐東向而令其兄坐南向韓信得廣武君令東向坐而已西向事之至于南向者是聽治則然非以為尊故孔子廟像漢晉皆東向開元二十七年始遷神于南面宋程師孟使遼遼主命席迎者南向涿州官西向使師孟東向師孟以為卑力爭之自日中以至于夕悞矣

免非服

鄭注袒免以布廣一寸從頂而前交于額又向後繞于髻也程氏演繁露以為免者解除之義吉冠也蓋即免冠之免曲禮曰冠毋免勞毋袒正是袒免之義又記曰四世而總服之窮也五世而免殺同姓也男子免而婦人髻是始死未成喪之服哀踊則必袒袒則必免非別有免之制也

冠醜非鳥

顏師古匡謬正俗云淮南子知天者冠醜醜鳥知天鄭子華好聚醜冠蓋喜觀天文而聚術士也故誘而殺之非左氏所云服之不衷也後漢輿服志云知天者冠述述通天冠前展筩也鷓音聿亦有述音



牛衣非牛

王章與妻臥牛衣中牛衣師古註以亂麻爲之號龍具非牛皮也

羊車非羊

鄭註周禮羊車善車也若今定張車非羊所牽也大車爲栢車小車爲羊車然晉宮人以鹽汁洒地竹葉引羊則明是羊所乘之車矣隋書禮儀志煬帝置羊車小吏駕果下馬其小如羊是又以馬爲羊也晉羊琇乘羊車爲司隸劉毅所劾

楚歌非楚

如淳註楚歌鷄鳴歌也非楚人所歌也然高帝謂戚夫人若爲吾楚歌吾爲若楚舞明是楚人之歌矣

阿堵非錢寧馨非雀軒渠非笑

王衍不名錢謂妻曰將去阿堵阿堵者猶云這物也山濤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寧馨者猶云那樣也薊子訓傳兒見父母軒渠笑悅欲往就之而渠者開懷暢適之態非笑也今人皆慣用

龍陽君鄭櫻桃俱非男寵



國策本註龍陽君幸臣也鮑彪正之曰是幸姬非幸臣也前魚者即易經貫魚之義魏王令曰敢進美人者族幸臣無進理美人之稱非幸姬而何不得以楚之安陵爲比崔鴻十六國春秋半襲晉書載記中語獨鄭櫻桃則云是鄭世達家女姬石虎惑之有專房之寵與載記云櫻桃是男寵不合

隨非走色絲非絕藻非藻官之藻

隋文帝惡隋字爲走故改爲隋不知隋字從辵是安步改隋字隋乃裂肉也自取不祥蔡邕以色絲爲絕不知

絕字絲旁爲刀刀下爲巴非色也顏之推笑許純儒解藻字爲禾則相如封禪文藻一莖六穗于庖下當云麟雙貉共抵之獸不成文義故之推解藻爲藻官之藻作釋字解不知此亦非也相如之意如許氏說以云禾耶則有一莖六穗于庖矣以言犧耶則有雙貉共抵之獸矣徐楚金說文繫傳解之最明

莫愁非女

宋曾三異云莫愁乃古男子神仙隱逸者流非女子也見劉向列仙傳楚之石城有莫愁石象男子衣冠甚偉



侍御非官

左氏粢食不馨註云米舂六斗再去八升曰侍御王所食也

王嫡非名

王嫡嫡官也嬪妃之稱非昭君之名

伊尹非名

尹正也湯舉之以正天下也是令尹之尹非其名也伊尹名摯而亦自稱尹躬見孔疏

孫臏衛輒非名

臏刑也孫子為龐涓所刑因以為名輒兩足不能相過也齊謂之綦衛謂之輒見穀梁

丁外人非名

漢書丁外人人者蓋公主所私之外夫猶云高帝外婦是也非其名也

笙歌非樂

魏書禮志曰徒歌曰謠徒吹曰和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毛謂之樂然則素琴以示終笙歌以告哀不可謂之樂也宋王黼傳遭欽聖之喪猶召樂妓舞而不歌號曰



啞樂尤悖

廣額非美談

唐書王丘傳開元初丘爲考功員外郎先時多貴人請托未免冒濫多至數日人丘務取真才登科才滿百議者謂自武后以來采錄精明無丘比也以減額爲美談則增額非美談矣

書院非善政

容齋五筆云邑既有學矣又立書院是一縣一學也夫太學與辟雍並置尚且不可况書院乎

身號愚魯拙鈍之非

元儒劉因曰近世士大夫好以愚拙魯鈍人所不足之詞以自號彼其人非真有是也亦非謙也彼蓋持老氏之說以爲天下古今必如是而后可以無營而近道則擇而取之要亦歸于自利而已先生此說刺許魯齊也今之士大夫此類氣習甚多故摘錄之

古調官非今調官

漢書十年不調顏師古注調遷也蓋陞遷也今之調繁調簡漢人謂之換薛宣傳以平陵之薛宣換鉅鹿之尹



賞是也

特進非官

鄧禹拜右將軍後左右二將軍罷乃以特進奉朝請特進者特異乎眾而許其進見之稱非官名也

判官非通判

凡唐宋稱為某府判官者幕府之官非通判也崔璞守蘇辟皮日休為軍事判官是也通判有監州之責其權大如狀元蔡齊除將作監通判交州是也

唐詩遙同非同遊

唐詩所謂遙同者即遙和也

巖郎非尚書郎

漢羽林中郎將用六郡良家子弟補以便馬從獵還宿殿陛巖下室中故號巖郎是巖郎者武職之稱非郎官也荀綽百官表注云巖者取其巖肅整銳之義若然則曰巖郎亦可

落職非革職

唐宋所云落職者落其所居之職其本官猶存非若今人之革職也猶之奪一官云者只奪一官其餘官尚在



也宋韓縝以天章閣待制知泰州杖殺指使傅勅其妻  
訴寃乃落職分司南京是待制與知泰州雖落而南京  
可分司也蓋其集賢殿修撰之原官猶存耳

阿奴非周伯仁小字

晉書列女傳周嵩謂母曰伯仁志大才短非自全之道  
惟阿奴碌碌當在阿母目下耳阿奴謨小字也按周顛  
傳弟嵩醉以屬投顛顛不以為忤曰阿奴火攻固出下  
策夫嵩謂謨為阿奴顛謂嵩亦云阿奴豈有二人共一  
小字之理蓋阿奴者尊長呼卑愛憐之詞也齊高帝臨

崩執鬱林王手曰阿奴若憶翁當好作又鬱林王將殺  
陽珉之謂何妃曰阿奴暫去又麥鐵杖將度遼謂其子  
曰阿奴當備淺色黃衫云云皆以尊臨卑泛稱男女非  
伯仁小字也

以貲作官非捐納

漢景帝詔曰今貲算十以上乃得官有市籍不得官無  
貲又不得官朕甚閔之所謂貲算者蓋既富方穀之義  
慮其貪故算其貲然後予官猶今之取身家殷實甘結  
也司馬相如以貲為郎顏師古注以家貲多得拜為郎



皆非取其貲而予以郎也張釋之以貲爲騎郎如淳曰漢注貲五百萬得爲常侍郎亦非取其五百萬而予以騎郎也卽景帝所謂貲算十以上乃得官是也惟黃霸以待詔入錢賞官補侍郎謁者此則上取其錢而后予以官者也然馮翊以霸人財爲官不署右職則當時固已賤之矣

百姓非黎民

堯典平章百姓古注百姓百官族姓也下云黎民於變乃是民耳黃帝之子得姓者才十三人黎民安得有姓

乎

呂翁非呂洞賓

王弼州云真仙通鑑純陽傳不當入盧生事盧生所遇呂翁開元間事純陽尚未生也按宋史陳搏傳關西人呂洞賓有劍術百歲童顏厲氏宋詩紀事考是唐德宗朝呂渭之孫咸通中舉進士不第值黃巢亂隱居終南山時至陳搏之室引遯暑錄蒙齊筆談諸書爲據然則洞賓與盧生所遇之呂翁相隔百餘年矣

司命非竈神



道家稱竈神爲東厨司命此誤也祭法王爲群姓立七祀諸侯五祀其一曰司命康成以爲小神居人間司察小過作譴告者漢制掌之荆巫應邵云刻木長尺二寸爲人像行者置篋中居則作小屋祠以春秋之月屈乎作九歌分而爲二有少司命大司命之稱其非竈神明矣竈神始見後漢書陰識傳

后妃非太姒

癸辛襍志云詩序曰關雎后妃之德也后字作君字解非太姒也古稱夫人不稱后天子夫人稱后始于秦始皇

皇

黃姑非牛郎

荆楚歲時記黃姑織女時相見是以黃姑爲牛郎也然李後主詩云迢迢牽牛星杳在河之陽粲粲黃姑女耿耿遙相望是黃姑非牛郎矣或云黃姑卽河鼓之訛爾雅以河鼓爲牽牛

禪謀草創非適野

左氏以禪謀適野而謀則獲于邑則否後儒引之以釋草創顏師古匡謬正俗駁之云草創者猶云草藁詞令



未成之稱安在適野則能于邑則否若然者討論者其  
尋干戈乎

晉文公獻狀非獻功狀

晉文公伐曹以其不用億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  
曰獻狀杜註謂責其功狀也匡謬正俗亦別爲一解云  
文公過曹曹公欲觀其駢脅浴薄而觀之文公深恥之  
故當乘勝之時而嗤弄之曰今我之來獻駢脅之容狀  
猶云拜賜之師云爾

哀詞非可用之于平輩

晉欽仲洽曰凡作哀詞者皆施于童殤夭折不以壽終  
之人非平交所可用况尊長乎

家譜非信書

顏師古曰今代草茅末學之人多好妄撰家譜有云黃  
帝時爲御史大夫周宣王時爲丞相光武時爲相州刺  
史之類陳留風俗傳自稱圈公之後圈公爲惠帝時司  
徒漢書止有園公並無圈公其時並不置司徒皆誕妄  
可笑

旁坐者非客



左氏李孫飲大夫酒臧孫紇爲客國語南容敬叔飲酒  
路堵父爲客註云席之正面者爲客然則今之飲酒而  
旁坐者皆非客矣

答拜非交拜

通典王渾刺徐州納鄆鄆顏氏交拜畢王將答拜觀者  
曰新婦州民無容答拜是答拜非交拜也朱子赴省試  
衆人拜知舉畢使人喝云知舉答拜方拜二拜見金壘  
子

東坡刑賞忠厚之至論非想當然

東坡刑賞忠厚之至論稱臯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  
歐公問所出典曰想當然此東坡暗用戴記而一時忘  
對也按戴記文王世子公族有罪公曰宥之有司曰在  
辟公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三宥不對走出公又使  
人追之曰雖然必赦之此東坡三宥三殺之監本也惟  
坐實堯與臯陶身上則是想當然耳

韓嚴非嚴遂

高誘註戰國策韓傀俠累也嚴遂字仲子竹書紀年韓  
山堅賊其君哀侯索隱並引以註史記甚明國策載韓



烈侯時嚴遂使聶政刺魏傀適有東孟之會君相皆在  
 政直入階刺殺傀傀走抱烈侯兼中烈侯又載韓釐王  
 時客述東孟之會聶政陽堅高註堅政之副猶秦舞陽  
 刺相兼君許異蹇烈侯而殪之高註蹇猶留侯躡漢王  
 足也蓋使之佯死立以為鄭君故烈侯為君而許異終  
 身相焉是雖兼中烈侯得許異而不死稱鄭君者韓哀  
 侯滅鄭徙都鄭故戰國策謂韓王為鄭王猶魏都大梁  
 稱梁王亦韓客追述之辭故韓世家載聶政事在烈侯  
 卒歷文侯哀侯六年韓嚴弑其君事六國年表亦同載

然兩人兩時兩事也獨刺客傳云嚴仲子事哀侯與相  
 俠累有卻使聶政刺殺之王懸千金購其姓名蓋誤以  
 烈為哀而王故在也通鑑依世家年表既載嚴仲子聶  
 政事于烈侯又載嚴遂令人刺韓傀傀走哀侯兼中哀  
 侯蓋誤以韓嚴與嚴遂為一人以嚴遂與仲子韓傀與  
 俠累為兩人又因以烈為哀之誤移兼中烈侯于哀侯  
 也綱目亦因之索隱既據紀年以韓嚴為韓山堅又因  
 國策而疑韓嚴即嚴遂雖傳疑兩存之意然合諸書考  
 之使韓嚴即嚴遂以國連姓而反逸其名必無之理韓



嚴秋哀侯立懿侯必韓公族即韓山堅或名字之別非  
嚴遂無疑矣

隨園隨筆卷七終



